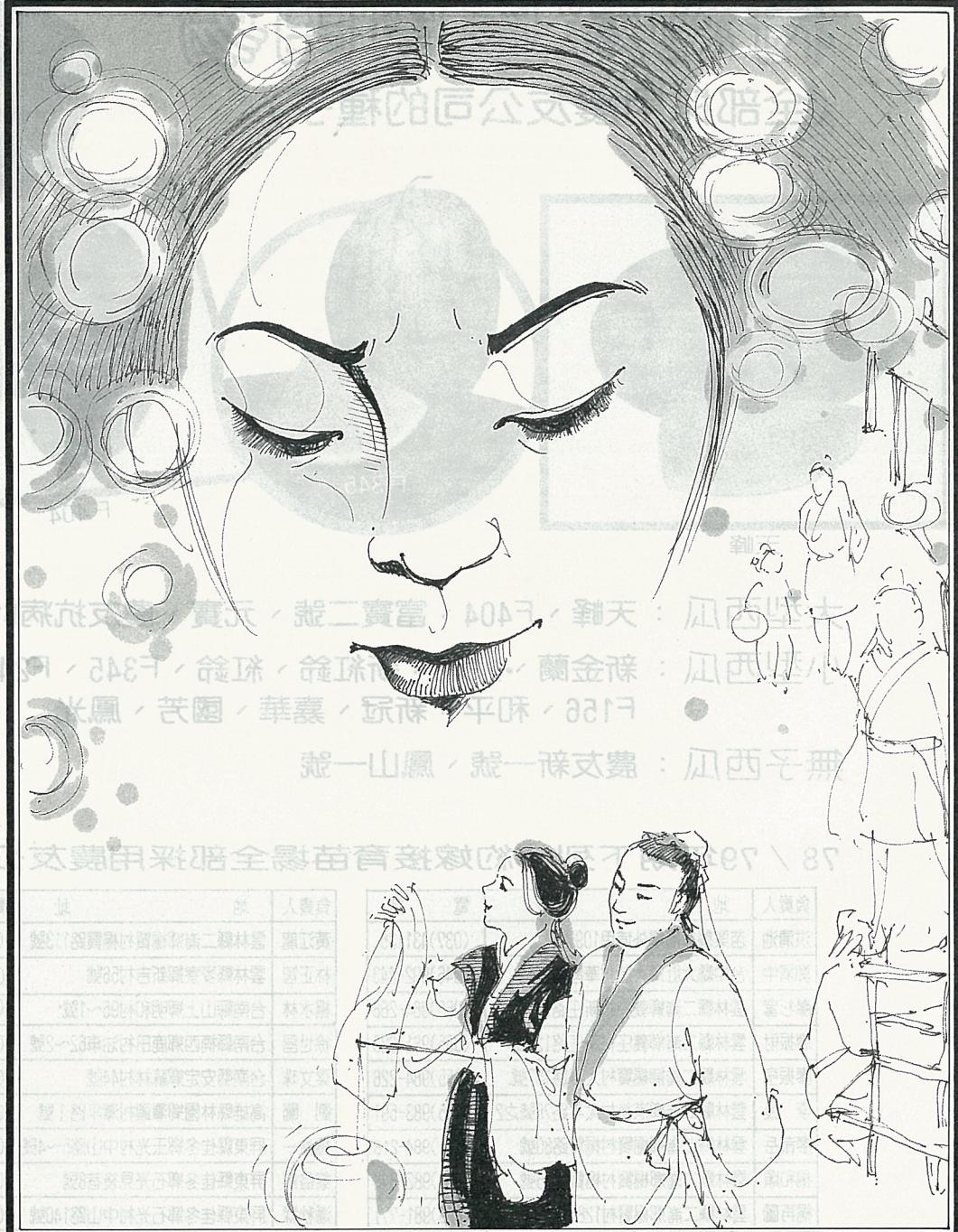


# 花市如書堂



更正

本刊第16

卷第4期詩文  
欣賞“長相思”  
詞的作者應為“万俟詠”。  
万俟是複姓，讀

上元，一年中第一個月圓之夜，是新春歡樂的頂峰。到處張燈

結綵，笙簫沸天。寒冬中，鮮花稀罕，巧奪天工的紙花，絹花，照樣把花市粧扮得花團錦簇，美不勝收。各式各樣巧手精繡的花燈，更是這有“燈節”之稱

的上元，家家戶戶必不可少的點綴，把熱鬧的花市，照耀得如同晝。不，白晝又那有這繽紛燈影的瑰麗、迷離？

一輪圓圓整整的滿月，自東山湧出，彷彿要與地上的燈影爭輝，又相得益彰的，為這歡樂的節慶，增添了錦上添

百樂嘉年，朝歌晚舞盡開華貴也。  
誰來寒夜，甚不趁時。多謝雅真，  
……。“千嬌百媚中空瘦”，未免誇張。  
交，才對這衣襟衣襠都盡是空空的。  
怕害災厄，却要來寒風裏。也真難堪。

花的姿彩。

寶馬香車載著名媛仕女，摩肩接踵。  
擠著老弱婦孺，金吾不禁的上元夜，幾乎傾城而出的湧到了花市上觀賞這一年一度的勝會。笙歌、笑語、鬢影、衣香，人們都沉浸在花光燈影中醉了……

月輪悄悄移上了柳梢，柳下，一個憔悴寂寞的身影，凝立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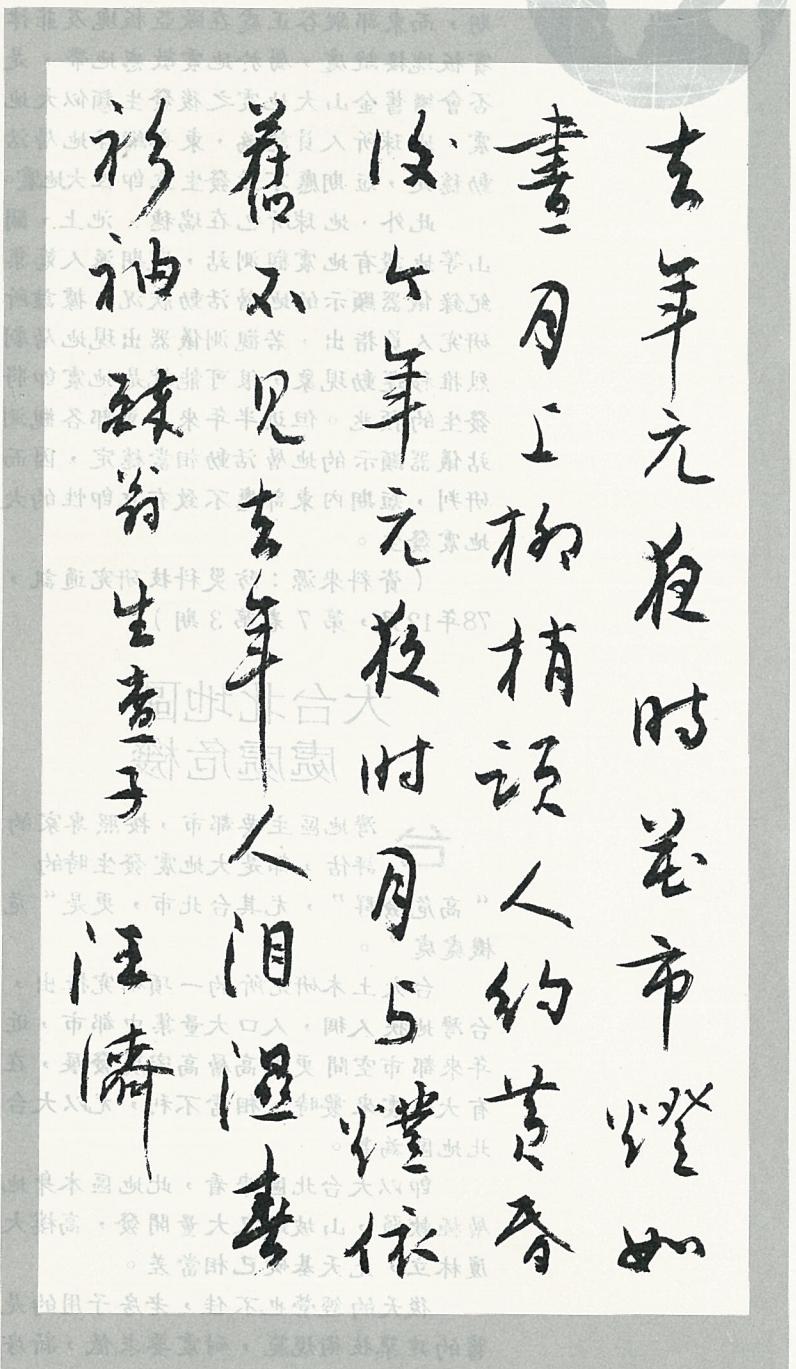
一樣的燈月爭輝夜，一樣的花枝爛漫春，一樣熱鬧繁華的花市，却多麼不一樣的心情呵！去年，去年不是這樣的，去年她是懷著熱烈歡娛的心情，在柳下等待，等待著黃昏來臨，等待著月上柳梢，然後，那熟悉身影，飛奔而至；他們相約在柳下相會，共度良宵，攜著手，他們也投入了花市，在花市的花光燈影中，在明月溫柔清照下，和所有的觀燈賞花人一樣，歡笑、沉醉……

那時，她那裡會料到短短一年間，心情迥異，人事全非？她知道，她再也等不到他了，但，怎奈一念癡心，總懷著那明知不可能的“萬一”之想，她忍不住思念之情，又來到這嫩芽初萌的柳樹下。

屹立著，凝望著，近在咫尺的花市人潮，彷彿隔在另一個世界裡，聽而不聞，視而不見；她只是癡癡的守著，等著……不期而至的，大月向西沉，她輕嘆一口氣，舉袖，拭淚，這才發現，淚，早已濕透了春衫羅衫……這一闋咏上元夜（元宵節）的生查子，作者是誰之爭，迄無定論。一派主張是歐陽修，另一派則認為是女詞人朱淑真的作品。妙的是，互相“推諉”的原因，都為了愛護這兩位名詞人的令譽，認為太“艷”了，有妨一代宗匠的清譽，或女詞人的名節。其實，就今日看來，實在純情得很，比之歐陽修與朱淑真其他“艷”詞，真不算“艷”。只是，宋代理學漸興，看不慣如此“公然”

寶鑑會  
文：劉明儀  
圖：林慧蘭  
書：汪濟

出蘇軾東坡學林和靖詩集序  
敬高賓酒入董太守平公贊合。



“人約黃昏後”而已。筆者因“全宋詞”中，此詞列在歐陽修名下，姑從之。但，詞中“淚滿春衫袖”的感情，還是比較接近女性的。只是古代男詩人以女子口吻代言，也屬常有之事，不足為作者性別的證據。

衫袖，。今年元夜時，月上柳梢頭，花市燈如晝。不見去年元夜時，月上柳梢頭，人約黃昏後。去年元夜時，月上柳梢頭，人約黃昏後。見去年元夜時，月上柳梢頭，人約黃昏後。